



# 风满潇湘

柯蓝 文秋著

# 风满潇湘

〔上册〕

柯蓝 文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风满潇湘

〔下册〕

柯蓝 文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 杰

插 图：罗工柳

风 满 潇 湘

[下 册]

柯蓝 文秋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2.5印张 6插图 270千字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6,000册 定价1.15元

《风潇潇》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大屠杀之后，血火横流，风潇潇，一对亲生兄弟，在复杂和重重困难的包围下，为了寻找革命道路，经历了一场历史的血和火的洗礼。作者运用我国民族传统的通俗文学手法，重于勾勒情节和人物，同时又汲取了电影某些艺术技巧，于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再现历史面貌，展示人物形象。故事曲折离奇而不失之于真实，命运坎坷并不感到压抑，在急风暴雨的暗夜中，闪烁着黎明的曙光。小说在刊物上连载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次出版，作者作了必要的修改，艺术更加臻于完美。

## 目 录

序曲	乌云翻滚	1
一	一步来迟风云突变	13
二	追捕路人代送鸡毛信	22
三	湖水茫茫吟诗惜别	28
四	千里寻兄村女引路	36
五	异地重逢忧心如醉	46
六	薛秀梅陷落司乐班	54
七	交结江湖明查暗访	63
八	火车对开相见不相逢	76
九	赵志仁初进交通站	85
十	顾宝威机智打叛徒	93
十一	钟表店半夜响炸弹	104
十二	会馆相遇话不投机	114
十三	赵志仁落难武汉街头	121
十四	哀国事江边诉衷肠	129
十五	一根火把一份热力	139
十六	苦操练积蓄革命力量	146
十七	赵志高二进长沙	152
十八	看活祭群情激奋	158

十九	进茶铺冤家路窄·····	167
二十	喝血鬼罗雁丰·····	174
二十一	平地杀出个黑大汉·····	181
二十二	周建青逼急窄塘·····	188
二十三	家破人亡九爹通消息·····	194
二十四	露宿后山夜遇满罐·····	203
二十五	杀母血海深仇·····	213
二十六	郑大嫂满腔血泪·····	221
二十七	长夜漫漫·····	229
二十八	天星阁下·····	238
二十九	鱼水乡情·····	246
三十	叶裁缝连夜报信·····	253
三十一	秘密会议群龙无首·····	260
三十二	慷慨陈词·····	267
三十三	不熄的火种·····	272
三十四	枕戈待旦·····	279
三十五	三进璇官饭店·····	285
三十六	谢铭武卖官发财·····	293
三十七	岳州车站群丑毕露·····	299
三十八	蔡公馆堂会选丫头·····	309
三十九	刘栋臣发家丑史·····	317
四十	苦命人遇见苦命人·····	324
四十一	施草药济世救人·····	330
四十二	两姐妹牢笼脱身·····	336
四十三	柳大姐错入空门·····	342
四十四	查名册结识新同志·····	347

四十五	徐小萍失意岳阳楼	355
四十六	代送信人去楼空	364
四十七	战地医院一见钟情	371
四十八	夏常庆夜走安源	381
四十九	菜园子密谋起义	387
五十	张子祺巧进火官殿	394
五十一	周梦天打入死牢	400
五十二	风声紧巧计救人	406
五十三	久离别兄弟喜相逢	413
五十四	狱前巧遇	419
五十五	重任在肩	427
五十六	赵志仁单身赴约	432
五十七	写草书大闹云麓宫	439
五十八	心心相印密林定情	447
五十九	救婆婆混过白鹤泉	455
六十	一拍即合西北联防	463
六十一	土财主半推半就	470
六十二	谷子黄佃户愁	477
六十三	一台血泪看禾酒	484
六十四	杜拐子连哄带骗	492
六十五	谷子沤烂不开镰	498
六十六	众佃户走投无路	508
六十七	拆屋砸锅满罐娘受气	517
六十八	杨九火烧杜拐子	524
六十九	龙头动农会兴	531
七十	伍天山喜得一杆枪	536



七十一	矮老倌进山找赵二	543
七十二	打轿子宋天柱遇救	550
七十三	东乡挖枪	557
七十四	刘栋臣吃狗肉办案	564
七十五	险斗猫公雕	570
七十六	赵志仁智取谢铭武	577
七十七	铤而走险发动兵变	585
七十八	洞庭湖三只风帆船	592
七十九	乱枪之中带出队伍	598
八十	喜遇黄州立团	605
八十一	杨九耍蛇闯关	614
八十二	石葫芦出谋发四路帖子	621
八十三	周建青随机应变	628
八十四	志高聚众上豪山	635
八十五	租税难抗杨九计穷	641
八十六	官逼民反赵二领路	648
八十七	踩高跷戏班祝寿	653
八十八	活捉罗雁丰	661
八十九	砸罗家大屋	668
九十	办农会大闹豪山	675
九十一	罗叔中西乡救救兵	683
九十二	德成救火中圈套	689
九十三	农会英雄第一名	697
九十四	险中险急煞轿中人	706
九十五	水莲寻夫	716
九十六	天高云淡	723

九十七	农会英雄深山相遇.....	732
九十八	万山红遍.....	744
九十九	张网捉鸟化装进城.....	750
一〇〇	中秋节出师起义.....	756
一〇一	月夜诉衷肠.....	764
一〇二	冤家路窄.....	769
一〇三	徐小萍弦断人亡.....	775
一〇四	激水也有回头浪.....	780
一〇五	革命分水岭.....	785
一〇六	宁死不交枪.....	793
一〇七	兄弟分手各奔前程.....	802
后 记	.....	813

## 序 曲 乌 云 翻 滚

长沙大西门码头，刚到敲二更天的时候，从岳州方向开来了一条不大不小的轮船。这条专门跑湘江的小火轮，是一九二七年最新式的客轮。船中间的大烟囱上，用红漆写了“湘江”两个大字，虽说烟囱上只吊了一盏马灯，晚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字，这没关系，只要它从河中间送过来那一声又尖又响的汽笛，那全长沙城的人没有一个不听见。弄得凡是来往湘、汉有钱的生意人，还有军界上、政界上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爱坐这条“湘江”轮出门。就连大西门几个码头上的搬夫、挑夫、拉东洋车子的，也全都晓得“湘江”轮几时几刻靠码头。只要汽笛一响，个个都涌到这里来抢生意。顿时，这码头上，做小生意的，接客的，拉东洋车子的，挑担的，人来人往。不说别的，光摆在地上的小油灯，提在手里的纸灯笼，前前后后就牵成一条长线，照得河岸通明透亮。说起热闹场合，长沙城里要算这里第一。

今天跟往常一样，“湘江”轮在靠码头的时候，又狠狠地拉了几下笛声，那汽笛“呜——呜——”的叫声，真象半空中打金鼓。等在河边上的人听见了，都往码头下面挤。闹得最厉害的要算那几家大旅馆穿长褂子的茶房，他们手里都举着两尺见方的纸灯笼，灯笼上都用红漆写着旅馆的名字，站在石头台阶上，对着“湘江”轮尖着喉咙喊：

“连升大饭店——接客！”

“远东大旅社——接客！”

“五洲大旅馆——接客！”

只有今天有点特别，当“湘江”轮正在往码头上靠的那阵，忽然从码头这边，开出了三只木划子。站在岸上的人，都看得明白，木划子的船头船尾，各放了一盏雪亮的马灯，船上站着十来个背盒子枪的“侦缉队”。三只木划子一靠拢“湘江”轮，几十个侦缉队一个个直往轮船上跳，弄得满岸的人看了，好不奇怪。

这时，提着行李挤在轮船边上的客人，一个个眼看船要靠码头了，都涌过来急着抢先上岸，见了这个情景，也都呆住了。只好让到一边，腾出一条路来。

紊乱中“湘江”轮发着又轻又细的“咕咚咕咚”的响声，在离码头两丈多远的水面上，动也不动的哼着。那三十几个从木划子上跳过来的侦缉队，一个个把盒子枪提在手里，马上分成了两批，向左的一批，走进轮船的二等舱和统铺。向右的一批，就上了小梯子，爬到轮船最高一层的官舱和头等舱里去了。

跑到二等舱跟统舱的侦缉队，却不怎么搜查，只一对对一双双地把守住舱门，不让任何客人来往进出。

冲到官舱和头等舱的侦缉队，先叫人看守住两头舱门，再把茶房叫来，由一个领班的挂斜皮带的军官，拿出一个小本子，抽出两张照片，指指点点，交头接耳，闹了好一阵，才由茶房把他领到七号的官舱门口。茶房一边敲舱门，一边喊：“姜先生，姜先生！请开开门！……”

七号舱里却没人答白。

“姜先生！”茶房敲得有点发急了：“省城里卫戍司令部的蒋科长，要会你！……”

七号官舱里还是没有动静。

挂斜皮带的军官生气了，提起皮靴，用脚跟朝舱门上一蹬，只听见咔——嚓——，舱门的薄板裂成了两半边。门开了。大家朝里一看，七号官舱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茶房惊慌地说：“蒋科长！刚才他们两个人还在里头，我还给他们送了两份猪油蛋炒饭……”

蒋科长一看，官舱里的小木台子上，果真还放着两大碗香喷喷又油又亮的蛋炒饭，碗边上还有两双乌木筷子，看样子连动也没有动一口。

“搜！算他长了翅膀，也跑不了！”蒋科长举起手里的皮鞭子往木台子上一扫，把两碗蛋炒饭打翻在地。嘴里气恨恨地骂着：“哼！我们早得了报告，他还上得了岸？”

他手下的人听这一声吩咐，十几个人象老鼠翻箱，拖出这姜先生的皮箱、藤篮、油布被包，统统打开来，手翻脚踢。什么书呀，纸张呀，衣服呀，顿时撒了一地。蒋科长退在门口，叉着手对着门里面喊：“注意有没有炸弹！皮箱的夹板里，有没有武器！……这班暴徒是回长沙来搞暴动的！……”

蒋科长的话才落尾，里面一个当兵的，抱着一包东西冲出来，喊了一声：“报告科长！被絮里搜出了这包东西……”

蒋科长吓得退了一步，也不敢伸手去接，用皮鞭子指着喊：“你，你还捧在手里，赶快放在地上，打开来看……”

当兵的蹲了下来，轻轻解开外面印花布做的包袱皮子，几十双眼睛盯着，连眼皮子眨也不眨。等到打开来一看，里面却是一卷用细麻绳扎好的旧报纸跟一些油印的红绿传单。

蒋科长冲上去，双手抓了起来，扯了几扯，打开来一张一张地看。

这时，从隔壁六号的官舱里，走过来一个长子，一个矮子。长子留着两撇八字胡，一嘴金牙；那个矮子，腰身象只水桶，上身只穿一件白线汗褂子，鞋上却套着一双黑亮亮带铁刺的马靴。两个人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那个茶房见了，远远地就点头哈腰，还回过头来对立在门边的蒋科长，使了个叫他留神的眼色。蒋科长一看，其中那个矮胖子，有点面熟，记了半天，才猛然想起在省城卫戍司令部张司令家里祝寿那天，看见这人跟张司令坐在一个席面上，便马上立正，朝矮胖子敬了个礼。

“你们搜到什么东西啦？”

“共产党的秘密文件……”蒋科长绷紧着腿，直望着这过来的两位长官。

“你念念看！”矮胖子把手扬了扬。

蒋科长便随手翻了翻，抽出一张，念了起来：“这是一首歌：‘我本是农人，千年痛苦都受尽！齐心团结力量大，杀土豪，除劣绅！……’”他念到这里，忽然不念了。

“为什么不往下念！”

蒋科长做了一个笑脸：“下面一句是：推翻国民党！”

那个长子马上用鼻子哼哼，摸了摸八字胡，看样子他是生气了，插上来说：“就这么一首小孩子唱的歌，算是秘密文件吗？”

蒋科长不敢动了，连忙收起笑脸：“不，这里还有一份秘密报告，说他们今年四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已经有五百一十八万人了……”

矮胖子马上骂了一句粗话：“他娘的！乱弹琴！吹什么牛皮！他们哪有五百万人呵！就是有，也给我们杀了一半！”

蒋科长点了点头，奉承说：“他们还开了一个代表会，这里有一份大会决议案，会上请了一位叫毛泽东的作了演说！”

“谁作了演说？”矮胖子追问。

“毛泽东！”

“毛泽东是什么人？”矮胖子慢慢把水桶粗的腰移了过来，抬起头来皱起眉毛问身边的长子。

长子却不马上回答，冲着蒋科长说：“你说什么！毛泽东这个人，不是叫毛润芝吗？他现在在哪里？……嗯……？”

蒋科长想不到这事情倒引起了这位长官的注意，连忙低下头去看手里的小册子，停了停说：“上面说这个大会，是在武汉开的，这位毛泽东当上了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

那个长子听到这里，把脸一沉：“胡说八道！这是五月里的事，我是问他现今在哪里？……”他打了一个顿：“再说，你这手里的小册子，也不是什么秘密呀！你讲的这些都公开登过报的！”

矮胖子一听，由不得哈哈大笑起来，把一双手捧着自己的大肚皮，说：“哎——，这才他妈的，冒得事找事做！你们人没抓到，连个屁也没有捞上！”

蒋科长听到这里，脸上如同倒了一桶猪血，又羞又急，赶快弯下腰去，好象要找人出气似的，在包袱里不停地乱翻。最后只听见他尖叫一声，喊道：“哎——报告长官！这是个重要东西，这是个重要东西……”说着，他从包袱里检出四份铅印刊物。

那个长子见了，连忙伸手接了过来，只见刊物的面子上，印着“战士”两个字，他随手翻开，看见有一篇文章，题目上面用红笔划了三个圈。便停下来一看，印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面的作者署名是毛泽东。这篇文章分期登在这几本刊物上。每登一节，文章中的句子，都被看的人用红笔打着圈，象是看到了称心的好文章，忍不住要打圈称赞一样。

长子皱了皱眉头，停下来随意看了几句话，只见有一个地

方，一连画了几十个圈，圈中还加了一些红点，便轻轻念了念，随口就骂了起来：“喂——，什么农民协会？明明是糟得很，他要说好得很！明明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他还写文章说这是革命先锋！这不明明是跟我们作对！”

那个矮胖子听了，忍不住冒了火，又恢复了他那军人脾气，硬着喉咙问：“呃——这个毛泽东到底长几个脑壳？他这么大胆？！”

长子看见矮胖子使出这个口气，看来他这一两年光只晓得带兵，这政界上的事过问得少，便带几分卖弄地说：“栋臣兄！我们这回奉命进湘，不分一只眼睛看看地方上的变化，要吃亏的！据我耳闻，这个毛泽东在湖南农民里头，倒有不少势力！就是张司令都还不能小看他……”

矮胖子听了，一时还不明白，往上翻着一双白眼。长子又说：“栋臣！去年我从醴陵过浏阳，农民协会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个姓毛的！去年十二月湖南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还专门打电报，发欢迎通告，请他回来领导……”

矮胖子半信半疑地说：“呵——，真有这事吗？”

长子说：“他一个人还事小呀，你忘了省农民协会还有几千万根梭镖，这回我们去见张司令，不正是要商议这事吗？”

矮胖子点了点头，看见那个姓蒋的在一边张着耳朵听着，随口骂了一句：“嗨——还不快下去，你不叫我们上岸吗！嗨——这狗娘养的！”

那个姓蒋的科长挨了骂，还没有忘记使出一个笑脸，喊了一声：“敬礼！——”

矮胖子没有回理他，倒是那个长子，忽然转过身来喊：“喂！茶房！这住在七号舱的，不姓毛吧！叫不叫毛泽东？……”



茶房一时呆住了，张着口说不上话。姓蒋的科长连声说：“报告，不是，不是！我们这里有花名单，有照片！”他又走近一步，轻声轻气地说：“我们要抓的是共产党的两个重要联络员，一个叫夏常庆，是醴陵人。报告上说，他们两个人今天晚上坐‘湘江’轮七号官舱到长沙！”

“喔——？”矮胖子听到这个秘密新闻，轻轻地惊叫了一声。不过他对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一本正经地朝着这个姓蒋的说：“好啦好啦！你们再不下去，那两位共产党的联络员，早就进了城啦！……”

姓蒋的科长马上紧张地把哨子一吹，对他手下的人喊：“集合——！下船——！”

倒是在这个当口，那个长子对这个蒋科长在起念头了。只见他笑了笑，一手摸着自己的八字仁丹胡子，一手轻轻地在蒋科长的肩头上拍了拍说：“小兄弟，你贵姓？到我们舱里坐坐，好吗？”他一边说一边朝矮胖子干笑了笑。

蒋科长看见有这样的大角色找他谈话，给了他这么大的面子，便连忙找了一个下手，要他把这几十个侦缉队的人先带下船去，他自己见过这位长官随后就到。

其实，这个矮胖子跟长子，倒真正是两个联络员，不过是国民党右派的联络员，跟蒋介石见过面，又跟“西山会议”派有过交道。这回从武汉来，是到长沙来联络湖南地方势力清党反共的，因为听见这个姓蒋的，对他们什么话都讲，很愿意尽忠效劳的样子，猜想他在卫戍司令部干事，一定还晓得不少事情，一边把他往六号官舱里带，一边就打听起来。只见那个长子说：“嘿——，我们这回离开家乡两个多月，长沙城里形势怎么样？有些什么变化？”